

# 理性选择养老服务 敬言警惕非法集资陷阱

## 在路上 故乡的记忆



◇崔九千

季节的风，萧瑟成诗；孤独的雁，早已南飞。街边的落叶，片片飞舞，旋转着，呢喃着，宛如即将背囊归乡的游子。

我的老家在雷峰乡，中国最美村镇之一，浙江省十大最美乡镇之一。满山绿野，竹园成荫，柿子红，茶叶黄，桃花粉，梨花白，犹如天然调色板，斑斓绚丽。我家所在的崔四村，这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山村，默默无闻，如同安详的老人静默在崔岙溪旁，看流云飞过，看日落西山。

崔岙溪呈S型环绕着崔四村，大山深处通向外面世界的唯一通道将村庄一分为二，马路上与马路下也就成了村里通用的地名。我家在马路下，靠近后门山，单独而建，屋前屋后都有一个小院子，父亲在家的时候，会修整得很整齐，院子角落种上几棵橘子树。墙角下面是一片小竹林，山风拂过，竹叶婆娑。一个小水塘就在后院下面，阳光照射时一片金黄，偶尔几条小鱼跳出水面冒个泡，那“咕咕”的声音可以响很久。南边的墙角依山而建，一汪小山泉日夜叮咚不停，这泉水带点甘甜，可以和着松花酿酒，可以就着春芽煮茶。

小时候，我喜欢带着家中的小黑狗，跑到爷爷家。小黑去找老黄狗、小花狗，它们晒太阳，抓耗子。我喜欢和上下道地里的一帮孩子在田野里嬉戏玩闹，不时地惊飞一窝小鸟。炊烟四起的时候，在母亲悠长的呼唤声中，我们或顿足而逃，或漫步而归，或相互追逐，各自回到温暖的家里。晚饭时分，我们再各自抱着一个大碗，坐到道地中间的石墩上，听白发爷爷讲家国大事，听黝黑壮实的邻家大叔讲庄稼长势。

爷爷好喝酒，每天早上，我都要拎着小酒壶到马路边的供销社里帮他买二两散装的烧酒，每次看到那一勺子酒倒进壶里，我总觉得倒进去的是爷爷的快乐。爷爷的温柔只对我一个人，比我大一岁的表哥就曾经被爷爷拎着棍子训斥。

“闭月藏云遇鸡鸣，晨露敲窗在五更。几缕炊烟砖瓦上，妇孺灶前煮粥忙。路有长者牵牛早，溪边自有洗刷笑。红阳半遮东山头，儿童背包去学堂。”晨雾初散，忙着农田劳作的大人早已出门，背着书包到上山学校读书的小伙伴们，相互串门同去，而我则由上过几年私塾的爷爷代管启蒙。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。日月盈昃，辰宿列张……”虽然不是很理解这些语句的意思，但我还是按照爷爷的方式摇头晃脑地背诵着：“天对地，雨对风，大陆对长空。山花对海树，赤日对苍穹……”爷爷心情好的时候，会给我讲解李渔的《笠翁对韵》，那时的我一直以为这是“鲤鱼”编的书籍。某个冬日午后，阿黄眯着眼趴在台阶上打着瞌睡，给我讲完《郑庄公掘地见母》故事的爷爷懒懒地躺在竹椅上。正在给他敲腿的我听到一阵鼾声传来，只见爷爷手中的线装书已滑落在地上，扬起几丝尘土。轻轻捡起，连

弯弯一镰在天，地下几曲悠悠谁来和？或你，或我，或归人。

陈翥 摄